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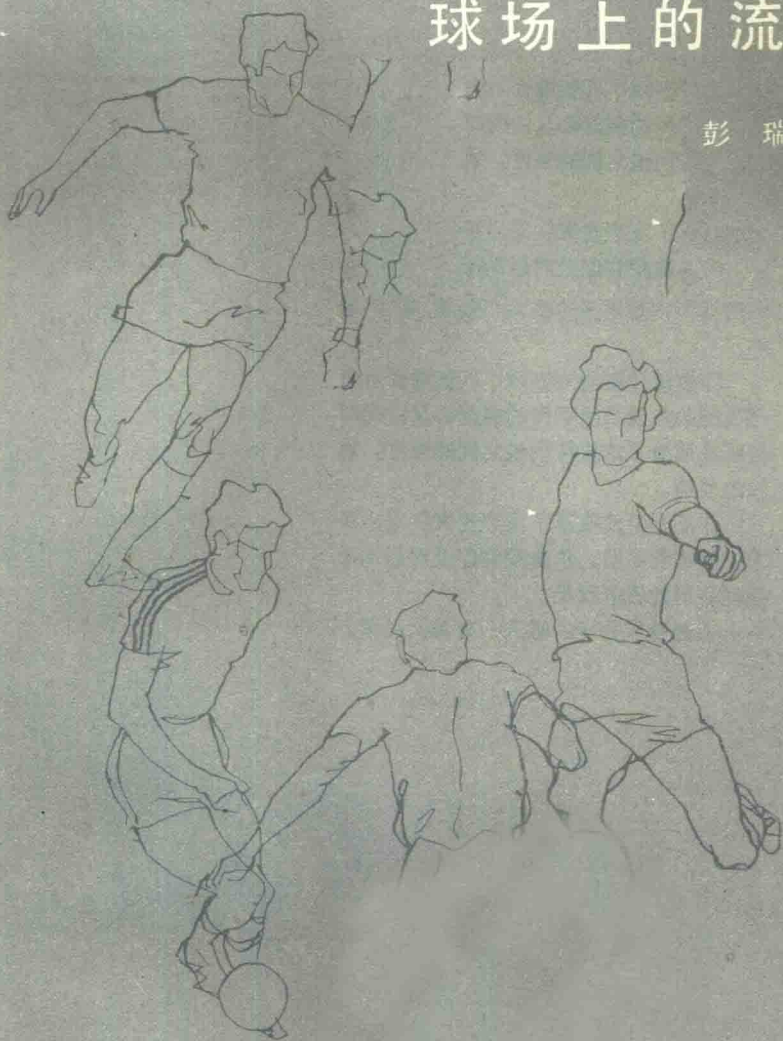
彭 瑞 高

球场上的流星

MENGYACONGSHU

球场上的流星

彭 瑞 高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陆震伟

球场上的流星

彭瑞高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84,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000册

书号：10078·3377 定价：0.59元

编辑例言

在六十年代，为了学习继承鲁迅办《萌芽》的精神，造成大群新战士，《萌芽》社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出版过《萌芽丛书》。为适应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代文学新军的崛起，决定从一九八二年起《萌芽》社除继续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萌芽丛书》外，还将扩大和福建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这套书。

第一，《萌芽丛书》以中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介绍文学新作，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新的丛书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不完全以出版处女作为满足，也出版中青年作者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目的是使萌动的幼芽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

第二，《萌芽丛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解放思想，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

第三，《萌芽丛书》以出版中篇小说为主，兼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诗歌集，并且选编《萌芽》月刊上发表的比较优秀的作品，按小说、散文、诗歌分类成集。

我们热切地希望文学新人不断涌现，殷切地期待中青年作者深入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真正写出把握时代脉搏和展现社会主义绚丽画卷的作品。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未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

内 容 提 要

《球场上的流星》是一部反映国际体育题材的长篇小说。

作品描写了美洲某足球大国著名球星毕德莱斯的短暂足球生涯和他的不幸遭遇。

作者满怀激情地讴歌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及运动员的美好心灵；同时细腻地描绘了球星与歌星之间的纯洁、真挚的爱情。

作品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以及对运动员残酷剥削的丑恶行径。

小说情节曲折、感人，有异国风情。

“第三个球射得真漂亮，‘跳蚤’。”中锋纳迪诺·布雷克多一边朝更衣室方向走去，一边对他旁边的自由中卫马里奥·毕德莱斯说道，“这漂亮在于你的射门出其不意。”

绰号被叫作“跳蚤”的毕德莱斯抬起头，朝他的高大的老搭档笑笑。

他心里是同意布雷克多的说法的。当时，他们的“星”队同欧洲某国家的“皇家骑士”队鏖战正急，时间余下已经不多，场上比分为二比二平。毕德莱斯在对方禁区外十几码的地方得到一个短传，突然改变了经常的一惯踢法——盘带过人或再传，出人意料地用左脚的外侧狠狠地来了一个劲射；足球飞了一个低而急的弧线，擦着球门的右下方木柱进了网。按有分射门练习墙的算法，射在这一部位应该得到最高分——五分；当然在这里，它只能算一分，极其宝贵的一分。

正是这次突然改变脚法的射门，使他心爱的“星”队以一球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并赢得了十四万元的奖金。这次有奖足球赛的总奖金额为二十二万元。按事先商定，获胜的这一队要比战败队多拿六万。

“跳蚤”已经在球场上乐过了。队友们在他射门得分之后，

接二连三地扑到他身上，一直把他压在草地上，使他身上沾满了划线用的白粉。现在，他只是微笑着对布雷克多说：“这次出人意料的得分，也包含着你的自我牺牲——通常情况下，你是射门者，而我是供球机器。”

他们说笑着，各自推开玻璃门，走进了更衣室。壁龛里装着的有线喇叭，正在放送新崛起的女歌星蒙莎·格鲁特的独唱《来，让我们到黑夜里去》。“星”足球俱乐部常常喜欢放这个女郎的唱片。

布雷克多听到歌声，想起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可是随即却改变了念头，对毕德莱斯说道：“我不明白，你这家伙到了那样的时刻，怎么会想到去用左脚射门的？”

毕德莱斯把身上那件已经被汗液浸透了的斑马色球衣脱下来，擦了擦胸腹和两腋，随手扔到九号更衣柜前的长条木凳上：“这无法解释，布雷克多。有时候，运动员的动作是受灵感支配的，而比赛的紧张往往是刺激产生这种灵感的催化剂。这意思你懂吗？”

中锋打开七号更衣柜，取出塑料袋装着的浴具，侧过脸说：“总之，你真行，‘跳蚤’。我看见那守门员还没反应过来，你那只球已经象条活鱼那样把网掀起来了。亏他还是欧洲最佳守门员呢，这个老东西。”

自由中卫对布雷克多最后那句话不以为然。他认为，“皇家骑士”队的守门员，总的来说还是属于第一流的。虽然他年龄大了一些，称得上是“老东西”。可他救出的险球不下于十个，鱼跃扑救的姿势堪称出众；从禁区扔出的球常常可以组织起具有相当威胁力的后场进攻；怎么能因为他偶尔失

球，就说他不够欧洲最佳守门员的资格呢？

不过，毕德莱斯没有去和中锋争辩。他打开自己的更衣柜，朝穿衣镜右角上的一张女人照片上瞅了一眼，又用手把它朝缝隙里嵌嵌紧，接着把一只漂亮的浴具袋拎在手里。

照片上的女人在微笑。在运动员的卧室和更衣柜里，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美女照片。应该说明的是，毕德莱斯面前的这张照片，并不是那种无聊的明星照片，而是真正的相识者送的。照片上的女人，就是蒙莎·格鲁特，该市著名的德·美奇尼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照片有着迷人的魅力，它使自由中卫出神了，《来，让我们到黑夜里去》这张唱片已经放完，又换了一张唱片，他也不知道。

布雷克多朝自由中卫流满了汗的粘乎乎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笑着说：“喂，别发愣了，我的‘跳蚤’。看你那副魂灵出窍的样子，我就知道你正在想什么！”

“想什么？”

“决不是在探索太空的秘密。”

“你说对了，我是在想点什么。”毕德莱斯看着中锋油滑的面孔，重新关上更衣柜门，“我在想，这次赢球的十四万块钱，老板将怎样分配。三个得分的球，你一个、我一个、马查多一个，这是立了头功的；还有左边锋温特尔，牵制对方防守力量效果显著。老板可能会在奖金方面……”

“你在说鬼话，‘跳蚤’。”中锋朝毕德莱斯挤了挤眼睛说，“你的眼睛盯着照片，眼珠子象被卡车辗死的狗那样，暴出着，一眼不眨；上身朝前，象是在练习胸部停球，其实呢，大

概是想去吻一吻照片上的女郎。没冤枉你吧?!哈哈……”

中锋没有笑够，腰眼里便吃了一拳头。

“滚开，你这条色狼。”毕德莱斯用臀部把布雷克多顶开，迅速关上更衣柜门，反击说：“我会象你说的这副模样吗？坏家伙。这模样只有你在看半裸体芭蕾时才会表现出来。”

一阵粗犷的带点浪荡的笑声，从两位著名球星的嘴巴里发出来。他们走进了隔壁的浴室。

这是一间考究的蒸气浴室，无论设备、光照和蒸气的热度，都可与标准的荷兰蒸气浴室媲美。但是布雷克多和毕德莱斯不大喜欢洗这种蒸气浴。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建筑设计师为“星”足球俱乐部设计这个蒸气浴室，简直是乱弹琴。洗这种蒸气浴虽然有明显的放松功能，但热量消耗太大，出汗也极多。这对于那些喜欢打高尔夫球的大腹便便的老板们来说，兴许是适宜的，但对于在一场球赛中要狂奔快跑一万里以上的足球运动员说来，这就可能是灾难性的消耗了。

他们走进更里面一间淋浴室。有几个替补队员已经在那里冲洗。温水喷头刷刷地响着，水珠子在凯旋者黝黑发达的肌体上闪着光亮。大战的胜利，甚至使声音和光线都染上了欢快的色彩。这是健将们最能忘乎所以的黄金时光了。

打开水龙头，调谐水温。然后是相互擦背。这是俱乐部经理兼“星”队教练詹姆斯·格鲁特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擦背的意义并不在于去除污垢，而是代替剧烈运动后的全身按摩。按摩可以放松肌肉，消除疲劳，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运动保健学常识了。格鲁特不想花钱雇用按摩师（虽然他本人常常去市中心的“橄榄枝”按摩院接受女性按摩师的抚爱），

也不想为他们每人置备一个小巧玲珑的自动按摩器，而是聪明地请了一个著名的按摩师皮涅伊罗来上了几堂课。大约只花去一百块的讲课酬金，就使全体球员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古老而又有效的恢复精力的好办法。

这不，现在浴室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照以前学过的那样，相互擦背，相互按摩。

布雷克多俯卧在六角瓷砖铺设的浴室地面上，手枕着前额，享受着自由中卫毕德莱斯对他的按摩。这家伙肌肉质量很高，不是象举重家那样圆嘟嘟地块块饱满，而是象全能冠军那样，现出一种火箭型的毫不臃肿的线条美。自由中卫跪在他的身旁，卖力地替中锋按摩腰背，布雷克多嘴里不时发出小猪般的哼哼声。在他看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此时此地更令人舒服了。

毕德莱斯有点气喘吁吁，忽然他的手竟然停下不动了。

“我象死狗一样躺着等你呢，‘跳蚤’，”布雷克多并不改变自己的姿势，甚至没有睁开眼睛，说道，“你是在吝惜自己的力气吧，亲爱的？”

毕德莱斯没有回答。他挺起上身，样子象一只麋鹿在警惕地倾听森林远处出现的异类的脚步声。

布雷克多不耐烦地翻过身来，朝毕德莱斯异常专注的样子望了一眼，说：“我的天，你真象哪一幅画里画的那个跪下求饶的光屁股圣徒。是不是碰到鬼了，毕德莱斯？”

自由中卫挥了挥手说：“别嚷嚷，布雷克多。我好象听见喇叭里在喊谁的电话。”

布雷克多也屏住了呼吸，命令在一旁冲洗的另几个队友：

“请把水龙头给我关上！听听是在叫谁听电话！”

身体高大的布雷克多和技艺精湛的毕德莱斯，在“星”俱乐部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话对于同伴来说，威力并不下于家长，甚至还要超过一些。

水龙头在几秒钟内全部关上了。于是，喇叭里的传呼声立即变得清晰起来：

“马里奥·毕德莱斯请注意，您房间里有电话。哪一位看见马里奥，请转告。”

总机接线生的声音很好听，她不厌其烦地重复了几次。

“这姑娘叫‘跳蚤’听电话特别卖力。”左边锋温特尔俏皮地说，“她总是故意多喊几遍，而且声音比往常更加柔软。”

布雷克多打了他一下，随即朝毕德莱斯努了努嘴。他有点不快，因为这电话来得不是时候，把他最美好的享受给打断了。自由中卫可管不了这些，他疾快地把跪着的两腿站立起来，打开水龙头洗了洗两手。

“大概是我母亲打来的。”毕德莱斯说着朝外走去，“她的病大概又发了。我去听一下就来，你等着。”

“站住！”中锋伸手抓住白瓷开关，把自己的身体拉起来说，“你何必撒谎呢，‘跳蚤’？早晨我还看见你母亲在雪莱大街的街心花园里散步呢。看样子，我们需要打个赌。”

“打什么赌？”

“如果不是你母亲，而是那个人打来的，你要请我到韦尔森酒家吃晚饭。”

“‘那个人’指的是谁？”

“还能是谁！当然是蒙莎，明星头上的星。”

“完全可以。”毕德莱斯若无其事地耸耸肩膀，说道，“这场球赛我个人分得的奖金总该有一万块吧！抽出百分之五来跟你打赌，这行了吧？真是她打来的电话，我请客。”

他穿过蒸气浴室回到更衣室，拿起装在门口的电话对总机接线生说：“我是马里奥·毕德莱斯。请把电话给我接到这儿来。”

接线生照办后，恭敬地说：“请讲话，先生。”

布雷克多这浑小子猜得真准。电话果真是蒙莎打来的。看样子，五百元一顿晚餐输定了。

“您在哪里？”兴奋的毕德莱斯突然发觉右手有点发抖，压低了嗓音，说道，“真是活见鬼。您刚才不是还在司令台上看我们和‘皇家骑士’比赛吗？怎么一下子跑远了？——听声音，您不是用同一台总机跟我讲话。是不是这样，蒙莎？”

“确实如此。我现在‘恋人之家’餐厅酒吧。”电话里的那个女子说道。她的声音听上去并不怎么美，甚至还有点沙哑，这使人很难把她现时的声音和唱片里的那个女声独唱统一起来。“请您马上来一下，‘跳蚤’。我有很要紧的事情找您。”

毕德莱斯换一只手拿住电话，轻松地笑起来，说：“我知道你的‘要紧事情’是什么。英国指挥家费尔德曼到这里来了。他今晚在马丁音乐厅指挥您母校的交响乐队，节目单上还有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乐》。报纸上已经预告了。是不是您想拖我去？”

“别瞎扯了，‘跳蚤’。”蒙莎有点不耐烦地说道，“谁要拖您去听音乐会呢！我知道您不喜欢无标题音乐，就象我不喜欢你们的足球赛一样，虽然两者同是世界级水平。我真有急事找

您，‘跳蚤’。请您务必在二十分钟以内赶到‘恋人之家’。”

“我的天，我现在还是一丝不挂地跟你讲话呢。”自由中卫朝更衣室环视了一下说。

“那就给您四十分钟时间吧！”女歌星继而宽容地说，“不跟您开玩笑，‘跳蚤’。真的有重要事情找您。”

电话挂断了。毕德莱斯诚实地向中锋承认，电话是蒙莎打来的。不过，韦尔森酒家的晚餐只能到以后再补请了，因为他马上要去赴约会。

中锋快活地在“跳蚤”的脖子上撩了一巴掌。他真喜欢这个自由中卫。

二

太阳早已经落入海平线了，毕德莱斯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副贝特利眼镜公司特制的近视墨镜，架在了鼻子上。

其实，不戴眼镜并不会太大地影响他的视力。他只是为了隐蔽自己的面目，才这样做的。

马里奥·毕德莱斯今年才十九岁。可是他作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已有五年的历史。在这个具有悠久足球传统的都城里，几乎没有一个球迷不认识他。十四岁那年，他被“星”俱乐部的格鲁特经理看中，选入了少年预备队；仅仅过了一年，他就被选入“星”队，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他在这方面天赋极高。只要一上场，便会很快地攫住观众们的注意力，他对于有利战机的截夺，比美洲鳄鱼抢食还要凶猛。他射球进门的次数已经超出三百，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在国际比赛中射入的。这对于一个不满二十岁的球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认为，如果让他改踢前锋位置，他进球的数目可能还要多一些；只是考虑到还要毕德莱斯控制整个队的防守，格鲁特教练才没有那样做。他在场上更多的时间不是突前攻门，而是为布雷克多或马查多他们提供射门机会。假如国际足球界也象排球界那样要评选“最佳二传

手”的话，那么，毕德莱斯肯定会被选上“最佳传球者”。他的传球不仅非常刁钻、准确，而且常常会使接球者感到相当舒服。

“看‘跳蚤’踢球，真比大热天喝冰镇啤酒还要叫人痛快！”都城里的球迷们，是这样来评价他的球技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毕德莱斯身高条件不是最好，他只有一米六十九，和那些高头大马站在一起，确实显得不怎么神气。队友们起先送过他一个绰号，叫作“矮种马”。这绰号听上去似乎有点不雅。其实矮种马倒是一样宝货，它是潘帕斯草原上的名贵特产，身高不过三十多厘米，体重不过二十几公斤。著名的法拉贝莉亚家族所属的“圣·科诺”庄园，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出产这种“袖珍马”的地方。尽管如此，毕德莱斯可不赞成这个绰号。矮种马因其神态可爱、玲珑小巧而成为各国的总统元首、贵族富豪和某些有产阶级收藏家们手中的玩物。他可不愿意成为人家的赏玩对象。

毕德莱斯自己也不清楚这个绰号是什么时候改变的。他在场上的表演矫若游龙，疾似奔马，抢追出击，屡建奇功。最值得赞赏的是，惊人的弹跳力使他在和那些高大球员争夺“高中优势”时显得毫无逊色。于是球迷们又把另一个更不雅的绰号赠给了他：“跳蚤”。不消说，自由中卫对这个绰号更不满意。可惜的是，他无法阻止这个绰号在广大球迷中广泛流行。

绿茵场上的比分牌不断地翻动，“跳蚤”这一绰号越来越为广大球迷所熟悉。马里奥·毕德莱斯的真名却不大有人称呼了。人们一听到“跳蚤”这个词儿，就会立即跟那个在足球场的每一平方米草坪上大显神威的自由中卫联系起来。“跳

蚤”的特征被人们牢牢地记住了：矮小精悍的身材；发达油亮的肌肤；黑而鬈曲的长头发；一双活泼聪明的眸子。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他额头上有个半指长短的伤疤。这是他在驾驶自己那辆日本雅马哈牌摩托车时不慎摔入路沟里留下的。这伤疤看上去象是长出了第三只眼睛。所以无论何时何地，球迷们都很容易把他认出来。这会惹出许多令人烦恼而又不得不应付的事情，譬如，签名留念啊，长时间的握手啊，应邀和他们一道拍照啊，有时，还要回答他们无休止的甚至是稀奇古怪的询问。

为了避开人们的纠缠，清清静静地在“恋人之家”度过一个美好的黄昏，毕德莱斯戴上了这副大镜片的两用眼镜。他穿了一套细条纹的蓝色西装，配一根单色的二十块钱的生丝领带——这是为了让蒙莎高兴。因为她一向不喜欢毕德莱斯在公众场合露出运动员的武士气概，和那种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不在眼里的傲慢腔调，要求他和所有体面男子一样，文质彬彬、风度翩翩。

毕德莱斯进入俱乐部西北角的汽车库，来到第九号车位。这个号码，和更衣柜上的号码、卧室房间的号码一样，都和自由中卫球衣上的号码一致。这是球队管理员有意安排的。他走到自己那辆奶白色的“普利茅斯”牌小汽车旁边，没用钥匙就拉开了门。

这虽是一辆普通的小汽车，但却有其不平常的来历。

十个月前，“星”足球俱乐部的主力选手毕德莱斯、布雷克多、马查多以及守门员奥斯瓦尔四人，被选入国家奥林匹克足球队，参加了在欧洲举行的世界足球金奖大赛。他们和

其他足球俱乐部抽来的名手一道，经过了难以想象的激烈搏斗，终于夺得了举世瞩目的、被号称是“足球强国世界大战”的金杯。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厮杀。在四轮比赛踢完以后，国家奥林匹克队的球员们已经无一不是伤员了。守门员奥斯瓦尔伤势最重，他是一边吐着血水，一边守卫着大门的；即使如此，他也无论如何不肯让位于替补守门员，非要亲自参加这场决赛不可。马里奥·毕德莱斯在夺得锦标已成定局以后，方才感到自己痛得寸步难行。经医生检查，他的一根跖骨断裂成了三段。

竞技场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某些运动员身体上虽然受了严重伤害，但由于比赛形势激烈紧张，特别是由于观众的狂热鼓舞，他会把身上的伤痛忘得一干二净，甚至根本不觉得自己已经受了伤；而一旦比赛结束，疼痛便会剧烈地泛滥上来，象恶魔一样紧紧地攫住他。毕德莱斯他们正是这样。伤痛早就成了事业心和狂热的求胜精神的俘虏。直到金杯发到手里，整个比赛在汹涌的声浪中结束，他们才被送进医院。在那里，毕德莱斯和布雷克多的宝贵的脚都被封上了石膏；而守门员奥斯瓦尔接受的，简直是一个从四层楼跳下来的自杀未遂者那样的全部紧急治疗。

随该队去欧洲采访的《国家体育报》女记者乔奈·贝洛尼卡——一个非常漂亮的新闻学院毕业生、这次足球金奖大赛中赶来采访的三百多名记者里唯一的女体育记者，淌着热泪看完了决赛，又哭着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忘了加电头的加急电讯稿，向国内千百万球迷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喜